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五十三回 病癰疽太祖駕崩 承統緒晉王依詔

詩曰：開基匪易守基難，十八年勞馬足間。
有子何須傳太弟，誤依母命送江山。

卻說宋太祖自領諾太后傳位與二弟光義，不覺征服南唐後又二年。太后年已八旬之三，一病不起，終於內寢。太祖弟兄三人而執喪，文武百官掛孝素服，安葬皇陵不多細述。其時祇有北漢主劉均未下，然太祖自勝南唐後，仍不以北漢河東為意。為人不勞即逸，太祖自即位後，前十年不離盃甲馬上，自十年後不征伐者數載，年紀近五旬了，今逸暇中不記黃石公之勸勉遺言。文有軍師趙普等，武有高、曹、潘、王諸人，正是深宮閑暇，不念及前勞，方味為天子之貴。粉黛三千，金釵十二，椒房盡倚，媵媵宮院，群妝國色，即平民唱隨如願，不勝意味膠投，尚覺鴛鴦墜裏。沉貴為天子，六宮承恩，群爭望幸，其中巫峽自薦，雅意迎送，自然將一個英明猛勇君王晚年迷得如癡似醉，搗藥守宮未吐。當日天下十之平服七八，所有方方貢獻的山珍海味雜然排陳。今日在東宮把盞聯歡，明日又在西宮圍爐開瓮，於是捧兕承槽，御杯漱醪，奮髯踟躕，枕麪藉糟，恍然而醒，又兀然而醉。後有史官刻畫數語，以志其沉湎。其詞曰：

芳菰精婢，霜蓄露葵。玄態素膚，肥豢臙肌。蟬翼之割，剖纖析微，累如疊谷，離若散雪。輕隨風飛，刃不轉切。山雞斤鶴，珠翠之珍。寒芳蓮之巢龜，膾四海之飛鱗，躍江東之潛鼉，騰漢南之鳴鶉。揉以芳酸，甘和既醇。玄冥適咸，蓐收調辛。紫蘭丹椒，施和必節。滋味既殊，遺芳射越。乃有春清縹酒，康狄所營。應化則變，感氣而成。彈徵則苦發，叩宮則甘生。於是盛以翠樽，酌以雕觴，浮蟻鼎沸，酷烈馨香。可以和神，可以娛腸。

乃是言酒食之美。又有數語道其色荒，其詞曰：

爾乃御椒房，臨內苑，琴瑟交輝，左簾右笙，鐘鼓俱振，蕭管齊鳴。然後姝人乃被文毅之華袿，振輕綺之飄搖，戴金搖之熠耀，揚翠羽之雙翅。揮流芳，耀飛文，歷盤鼓，煥繽紛。長據隨風，悲歌入雲。矯捷若飛，蹈虛遠蹕，凌躍超驤，婉蟬揮霍。翔爾鴻鶩，戢然覺沒，縱輕體以迅赴，景迫形而不逮。飛聲激塵，依違厲響，才捷若神，形難為象。於是，為歡未溍，白日西頹，散樂變節，微步中閭，玄眉馳兮鉛華落，收亂髮兮拂蘭澤，形服兮揚幽若，紅顏宜笑，睇盼流光。時與吾子攜手同行，踐飛除，即閑房，華燭爛，幄幕張，動朱脣，發清商，揚羅袂，振華裳，九秋之夕，為歡未央。

此編乃是言宮中聲色之廣。太祖自此以酒色相繼，晝夜不輟，龍顏從此漸覺銷滅。有軍師看來，近日聖上與前馬上時大變，遂不上疏本，即面奏曰：“洞房情宮，命曰寒熱之媒，皓齒娥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，甘脆肥臙，命曰腐腸之藥。今陛下越女在前，齊姬在後，縱欲於曲房隱閑之中。此甘飧毒藥，恐傷聖體，大失天下所望。況青宮尚稚，未能強立，求陛下自愛。”奈太祖原素性不羈，未御極以來，本是一個新豐市上英雄。今聞軍師所諫，理之明知者，雖口嘉納之，然不能捨此二事強行。苗軍師祇得歎惜而已，亦無奈之何。未幾，酒興倍濃，美色愈加有等。奸臣邀寵，又假旨萬選，湊以豫比竹葉，荊南烏程，由是遠方來貢者不絕於路，一時浮議犀沸。豈知酒毒非常，太祖大醉入房，醒來忽覺身體發燒如炙一般。早起，君太醫診疾，皆以關脈浮數，恐主發癰疽病。思是用藥以曹花、能程及荊妨敗毒等方，有苗軍師急入宮求見問候，並力諫主上，以所病皆因酒毒所發，必須戒卻，服藥方能奏效，自此須當切戒以倍龍體。

當日太祖亦自知病深，故勉強戒過酒數天。奈五盞不交，終覺三漿難饋，欲登大飯之山，必先入酒泉之郡。故世俗所云凡人嗜酒日久，肚裏實有酒癰頑症之患，此後縱欲戒之不能，實乃真的。當日太祖強忍戒不上七八天，便爾粒食不沾口。細想酒雖有害，但撤去不用，又見饕餮難下箸。以此終日不食，豈不要忍飢？死是不難了，倒不如少些酒節為高。詎知初時少飲，原來好酒之漢，見了佳釀那能忍口。不免由少而多，至於八九分醉意方能住手，此是舉世之人皆然，迥非太祖一人偏好也。然天子之貴，豈之藥餌以退其病？惟功不能補過，非於服藥罔效的。又半月之後，龍背上突起發個毒疽，不問而知為背癰了。至病勢日增，飲食不進，太祖漸至日夜昏迷。舉朝文武大臣，已知主上冥期日近，獨有那位御弟二王爺光義，心中暗喜：登基有近之期，況因壽州不思救駕，為太祖欲執罪，時刻驚俱在心。今知太祖染此惡疽，祇是放下憂心。當初杜太后有旨，命太祖兄將大位傳己，故心安了。

此日太祖自知將危，傳與晉王二弟：“汝其勉之，以承朕志。”光義含淚揖奏，曰：“我主病勢更深，祇宜安靜調養，勿安勞心。至於國家重器，即萬歲之後，即有德昭侄兒，弟焉敢妄為，恐於後人議論。陛下王兄，須當酌之。”太祖曰：“不然，以德昭年尚十一，稚幼無知。況初時太后有囑朕以大位付汝，當此朕一諾唯承之。朕遵母命，汝遵朕旨託，還有何人後議？朕觀汝龍行虎步，他日必為太平天子，但德昭兒年輕，當善遇之。再有四件大事，朕未能全得，爾當成全之，亦朕為爾為佐弼之謀也。第一者河東之地未平服，不可不取。第二者山後楊業父子英雄，智略萃於一門，須當厚聘之以大用。第三者朕征服南唐時，半中途遇一張齊賢。此人有大才，可當宰相之任。當時吾不收用之，特留來爾作相，此人得任宰相之權，大有益於國者。太行山一將，名呼延贊，英雄忠勇，可收用之，是文武得人也。須當記此四事，朕死何恨！”當時光義揖拜受命。有宋后曰：“今二王叔接繼江山，將吾母子致於何所？”太祖曰：“非此無安置汝母子。今二王叔接繼，何異於朕？必能共保富貴，不須憂也。”太祖再喚其子，德昭當時下跪，流淚一面。言：“為君不易，今依太后命傳位與二王叔登基，仍是一家骨肉親，長保富貴，不須憂慮也。”德昭含淚依旨叩謝起來。母子仍坐一側。

此夕太祖昏沉睡去，夢見陳希夷前立御床側，揖拜畢，與他握手曰：“山人特來與陛下別，從此回天，以了俗世了。”太祖淒然下淚：“可有延緩朕之壽命否？”陳搏曰：“此數已定，陛下原五紀外之壽數，理合就此回位，不須傷情也。當初在困南唐時，皆中毒水，雖蒙神水救回，餘患尚留腸胃。故黃石公臨別時，早知陛下有此毒患，故以危言懇旨，當戒酒色。不料陛下於此二者全耽，所以引餘毒發疽，難以救拔。今山人別去，且等候陛下龍駕，三天後再會。”語畢大袖一拂，向天而去。原來陳搏老祖前曾受太祖封以華山為睡仙恩典，復於三天之前來報知。當日太祖醒來病加沉重，自知不起。急召光義弟及德昭王子入宮，戚然吩咐一番，言聲不響，氣息不繼，噓噓呼吸。

按史上有批點光義入侍問候太祖之時，並無太祖妻兒在旁，宮監遠隔。但聞太祖言呼“光義汝早當為之”云云，燭照一室，紅光搖影已報駕崩。是千古疑案，事之不明也。

但太祖一崩，宋后、皇子、御弟一眾等大哭哀聲。傳召眾大臣、文武，人人悲泣，召頒天下，開喪掛孝，禁絕鼓樂。葬畢，光義登基。詔頒示中外，議於明年正月改宋國號，大赦天下。贈宋后為開寶皇后，遷之西宮。即進封皇御侄德昭為八大王，寵遇特隆。王妃顧氏進封皇后，苗從善、高王爺、曹彬、王全斌、潘美一班前輩功臣皆已極品，不能再陞，祇加俸祿而已。其餘五少陽將，由侯爵進封為公爵。五少陰將，加封五郡主。祇有高平王妹丈高懷德功勞浩大，進加九錫。鄭印，念他新立功，又父有功被誤殺了，復加九錫。餘者皆加三級或一命之榮不等，不概煩表。

當日宋太宗自即位後，注意用兵，以承太祖威武之志。一日調群臣曰：“河東遼下，皆吾敵國，先帝臨崩之時，以河東之地必取，山後楊業父子聘他來朝助役，不然反為北漢劉鈞所用，非我利也。且太行山有勇將呼延贊，可聘收用之。再命人往金陵訪張齊賢回朝，大用。”旨下，即著君保速赴太行山，招取呼延贊。又差馮茂復往金陵，訪取張齊賢。命高君佩往山後，聘請楊家父子。先著旨工部尚書符彥卿修造無佞府，以待楊家一門來投居止。再命高王爺訓練三軍，以待下河東征伐北漢。再敕鄭印各路催糧。各政令一一皆依太祖遺制。但下河東征服劉鈞，再敵北遼之事，已有南北兩宋之書，不必復贅矣。

但以太祖英明神武，開基不過享國十七年，即不得後嗣接繼，亦依婦人之見耳。至迨後太宗光義雖聽趙普讒言立子竊位，但其

一心已欲之，不待趙普唆惑，心以不已了。及至第九傳高宗，於金兵起難之後，方是太祖嫡嗣，復承回大統。今三下南唐，李煜稱臣，年年納貢，歲歲來朝，不敢再復稍萌異志。東南一帶自此平寧，不復見兵戈攘擾。四民樂業，海不揚波，皆藉太祖請將用命之力，以莫安黎庶也。

當日宋太祖駕崩，太宗帝登基。少不得天子居喪掛孝，四海禁絕音樂，安葬皇陵，諸事已畢。按史，宋太祖自三十六歲登基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壽五十三而崩，史之實據也。復有七律詩詠之曰：

耿耿陳橋見帝星，宏開宋運際光明。
干戈指處狼煙滅，土馬驅來宇宙清。
雪夜訪求謀國計，酒杯消釋建封寧。
專征一念安天下，四海蒼生仰太平。